

馬來西亞福建話元音分布特徵*

劉秀雪

國立清華大學

本文從台灣、閩南、馬來西亞方言點比較，以及語言接觸演變角度，探討馬來西亞福建話元音分布現象。馬來西亞巴生與檳城兩地的福建話分屬泉州腔與漳州腔，其元音分布共同特徵為 e 、 o 偏高， o 、 $ɔ$ 都屬於後圓唇元音，兩組音之間僅以高低區分。檳城漳州腔福建話屬於七元音系統， i 、 u 、 e 、 o 、 $ɛ$ 、 $ɔ$ 、 a 均衡分布，巴生福建話則有八元音 i 、 i 、 u 、 e 、 $ə$ 、 o 、 $ɔ$ 、 a ；兩地元音系統有別但都穩定地維持四個舌位高度，這些元音分布呼應傳統漳泉音系，但與現今台灣或廈門地區分布狀態有別。不同的緣由可能為各區域語言的趨同演變，致使福建話（閩南語）在不同地區出現差異演變；台灣與福建地區的華語普遍優勢，導致閩南語元音往三個舌位高度發展成為主流演變；馬來西亞華語發展較晚，通行的英語和福建話相似，具完整四舌位高度區別。

關鍵詞：區域趨同、元音分布、閩南語、福建話

* 本論文為科技部專題計畫 MOST 107-2410-H-007-030-MY2《馬來西亞與新加坡金門會館成員的語言流變》研究成果之一，特此致謝。文章材料取得，特別感謝檳城福建話發音人，與巴生金門會館人員協助。感謝兩位審查委員提供寶貴意見，使文章能進一步完善。

1. 前言

馬來西亞地區的漢語研究，近年開始受重視，先期如陳曉錦（2003）的《馬來西亞的三個漢語方言》一書，以概論探討吉隆坡的廣東話、柔佛州士乃的客家方言，以及柔佛州首府新山市的潮州話，柔佛州緊鄰新加坡。另外有不少單篇或單點的研究論文，針對一類現象進行探討。本文採取不同切入角度，以單一方音現象進行跨地域比較；一方面進行馬來西亞內部福建話的比較，另一方面也對比台灣、福建地區閩南語，從語料對比中剖析馬來西亞當地語言社會環境對福建話可能造成的音韻格局影響。

本研究之馬來西亞福建話以巴生（Kelang）和檳城（Penang）兩地對比，兩者分別為中馬泉州腔特色與北馬漳州腔。巴生福建話使用者有許多是來自金門移民，這些移民多屬於 20 世紀初、中期，或 1949 年之後移入，移民時間較晚，且與原鄉故交仍有諸多社交網絡的聚集往來；其第一代、第二代仍可追溯金門閩南語的語音特徵。檳城是馬來西亞福建話相對集中區域，也是該區優勢語言，發展歷史久遠；當地福建話已融匯出固有特色，當今使用者多為第三代、第四代移民，第二代移民已少見。

巴生位於馬來西亞吉隆坡三四十公里處的巴生河口位置，是金門人南遷馬來西亞的大本營之一，從二十世紀初至今，持續交流往來，雖間有斷續。巴生金門閩南語的移民部分在 20 世紀初，出於謀生需求的移民；1930 年代，又有一批逃避日軍佔領的移民，這些移民都是透過廈門搭船到馬來西亞。也有部分是在 1950、60 年代，依著投奔親友之故，從金門經由台灣到馬來西亞。這些不同年代的移民，在巴生已經有 70 年歷史的雪蘭莪金門會館凝聚下，社群內部聚會活躍。巴生金門人中年層仍維持流利且帶有泉州腔調特色的福建話，青年層語言能力不一，在金門血統連結緊密的家庭中，能維持使用流暢的福建話。

檳城是馬來西亞福建話最集中代表區域，發展歷史相對久遠；當地福建話已融匯出固有特色，整體偏漳州音系且具有閩南音系少見的 iaunn 韻，該韻在漳州讀為 ionn，泉州讀為 iunn。當地受訪者多為移民第三代、第四代，

第二代移民已少見。因透過會館聯繫因素，受訪者祖籍多為泉州，但元音與音韻系統仍明顯呈現為漳州音，除第二代移民有少許泉州痕跡；這也反映檳城福建話漳州音系的悠久與固著程度，後續即便來自泉州的移民都陸續融入此一體系。

閩南語在台灣或福建各地的融合演變，主要涉及次方言之間的語音差異選擇，加上漢語優勢方言的影響；而在馬來西亞的福建話，一方面有來自粵方言的文化傳播影響，這是馬來西亞除華語之外，唯一具文字與媒體傳播優勢的漢語方言，另外也和其他閩南次方言（如潮州話）的緊密接觸。由於語音相近加上並存於一地，次方言間的衝擊融合更為直接。另一方面，也有來自馬來語和英語完全不同語言體系的衝擊，這兩個語言是目前馬來西亞學校教育主要語言，一者屬於南島語系多音節重音語言、一者屬於印歐語系的多音節重音語言，與漢語或福建話系統截然不同，但因屬政府使用語言，因此馬來西亞華人在對外交流的公共場域也常需轉換使用。這些多元的影響因素，在在都對馬來西亞福建話造成影響，透過內部次方言與外部其他地區閩南語交互比對，可以更清楚呈現可能的演變影響歷程。

2. 文獻回顧

陳曉錦（2003）屬於傳統方言調查模式，收集廣東話、客家話、潮州話的聲韻調、詞彙及部分語法，兼具討論一些與中國當地漢語方言有別的借詞現象等。整體資料收集介紹，為了同時涵括三方言而較為簡略，因此無法呈現語音系統的詳細特徵，如聲調、語調是否存在使用者間變化，也未呈現連讀變調資料；無法顯現語法系統是否有部分簡化現象，但可以大致作為一個馬來西亞漢語方言的背景參考對比資料。

周寶芯（2019）介紹巴生閩南音系聲韻調，所呈現材料偏泉州音系統，聲調和泉州鯉城區相近，如之陰平本變調皆讀 33，去聲本調不分陰陽，但變調陰陽去讀音有別。「店」讀/tùinn/，保有央元音/a, u/等也反映泉州音特色。金門閩南語系統偏同安音系，在聲調系統有別，包括陰平本調讀 55、變調讀

33，而去聲不論本變調皆分陰陽，沒有第六調等，在巴生金門會館收錄的材料也大致仍反映同安聲調模式。

楊迎楹（2013）碩論，以《檳城閩南語語音研究》為題，是目前檳城閩南語的音韻系統最完整的介紹，該論文主要介紹檳城福建話的聲韻調，並討論英語、馬來語對檳城福建話的可能影響。在聲韻調的分析上，楊迎楹將檳城話的音韻系統分為兩個層次，一個是閩南語層次，另一個是外來語層次，包含馬來語和英語外來詞，在外來語層次出現閩南語原本不允許的音段與韻母結構，如 f、v 輔音和 on 韻等。在韻母的歸併討論上，馬來語和英語的外來層次也為檳城閩南語增添不少韻母，這其實也影響到整個音韻系統的特徵區分變化，核心地區的閩南語韻母，元音與韻尾的搭配呈現一定程度的互補分布，如允許/ok、ut/、但是不容許/*ot、*uk/等，元音 o 只能搭配軟顎輔音 k，而元音 u 只能搭配舌冠輔音 t。但檳城話在馬來語、英語借詞的影響下，原本的空缺逐漸填滿，福建話固有空缺，如/ot、on/韻母等，也透過借詞進入檳城話中，例如：「‘court’ /kot⁸/ 法庭、‘report’ /lɛ⁵ pɔt⁸/ 報告、‘air cond’ /ɛ¹ kon³/ 空調」。這也意味著原來因為搭配限制，存在巨大區別空間的元音，在外來詞韻母的排擠下，空間縮小，是否因而產生連帶變化？

本研究透過全面的調查紀錄和聲學分析討論，探索巴生港與檳城地區，因為語言接觸所導致的閩南語語音演變，對語言接觸或閩南語音變機制都是重要的一環。本研究針對不同地區閩南語元音系統切入研究，但不同地區同一語言的元音是否會因為環境語言因素而有所變化？王茂林（2011）透過聲學實驗比對普通話與馬來西亞華語的單元音，收集中國與馬來西亞兩地各 20 人錄音資料，男女各半。主要透過詞表唸讀收音，馬來西亞發音人收錄漢語和馬來語詞。

主要收錄「a、o、ɤ、ɛ、i、u、ɿ、ʅ、y」等九個華語元音，後三個元音與本研究關聯性低故省略，下表簡單列出六個元音的 F1（舌位高度）數值。其中 ɛ 的代表字為「別滅蝶列街」等複合元音 ie 之中的主元音，o 的代表字取自「波坡摸佛」，同樣是複合元音 uo，但其選字皆為雙唇，應是受到漢語拼音影響，視其為單元音 o。

表一 普通話與馬來西亞華語單元音（節錄自王茂林 2011）

		男		女	
	舌位高度	普通話	馬來華語	普通話	馬來華語
a	F1	751(75)	732(45)	992(78)	942(91)
o	F1	509(74)	489(68)	581(50)	529(75)
ɤ	F1	492(45)	503(55)	547(57)	599(49)
ɛ	F1	509(61)	459(67)	665(75)	591(65)
i	F1	261(23)	274(35)	310(17)	345(35)
u	F1	327(24)	341(34)	372(26)	396(34)

這兩地的華語單元音比較，就舌位高度來看，取得的數值差異不大。這是否表示華語或漢語方言受不同地區影響所致的差別演變，在元音表現上不顯著？該文取樣研究對象是青年層，普遍受完整華語教育，故學校教學的正音成果或標準華語可能影響調查產出，且華語元音只有三個舌位高度區分，也不容易觀測對應調整。本研究探討對比馬來西亞福建話與其他地區閩南語，因其只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未成為教學或官方語言，且具四層元音舌位高度，可提供另一個角度的切入比較點。

其他閩南語地區元音研究，以台灣閩南語研究較多，包含從方言音韻系統介紹到元音系統變異討論等，劉秀雪（2020）整理了台灣地區與廈門閩南語元音的分布，對比剖析各地閩南語元音分布的演變機制與軌跡。在整理台南、廈門、與新竹三地的元音分布狀態後，該文歸納了六元音的演變歷程如表二。¹台南和廈門都是漳州音和泉州音混居接觸，變化起始是先取漳州音

¹ 台灣閩南語元音舌位高度變化相關文獻，在劉秀雪（2020）做了完整介紹與討論，可進一步參考。其中包括董忠司（1991）對比臺北、台南、宜蘭與鹿港四地的閩南語方言音系，採方言學調查模式，分別整理聲母、韻母與聲調系統，也介紹文獻分析上的不同。陳淑娟（2009, 2010, 2013），採用社會語言學取樣與人耳聽辨模式，調查台灣幾地的元音系統與聲調變化，其 2009 與 2010 文章中，主要比較台南、彰化、台北的元音系統與陽入聲調。劉秀雪（2020）在這些文獻和田野調查基礎上，以各地次方言元音歸併和年齡分層表

與泉州音系的交集，共有系統為六元音，但在後元音到低元音共有四個舌位高度，前元音到低元音系統，則僅三個舌位高度。也因此後元音的兩個中元音產生變化，台灣各地語料可反映不同階段，新竹地區不同年齡層語料，呈現高 *o* 逐步央化的 2、3 階段，而台南與廈門地區反映 *o* 在央化之後，圓唇特徵也減弱的階段 4。

表二 台灣閩南語六元音系統演化趨勢

<table><tr><td>i</td><td>u</td></tr><tr><td>e</td><td>o</td></tr><tr><td></td><td>ɔ</td></tr><tr><td colspan="2">a</td></tr></table> <p>1. 漳泉元音交集</p>	i	u	e	o		ɔ	a		→	<table><tr><td>i</td><td>u</td></tr><tr><td>e</td><td>o</td></tr><tr><td></td><td>ɔ</td></tr><tr><td colspan="2">a</td></tr></table> <p>2. 央化o元音</p>	i	u	e	o		ɔ	a		→	<table><tr><td>i</td><td>u</td></tr><tr><td>e</td><td>ə</td><td>o</td></tr><tr><td colspan="3">a</td></tr></table> <p>3. 抬高ə元音</p>	i	u	e	ə	o	a			→	<table><tr><td>i</td><td>u</td></tr><tr><td>e</td><td>ɐ</td><td>o</td></tr><tr><td colspan="3">a</td></tr></table> <p>4. 對稱六元音</p>	i	u	e	ɐ	o	a		
i	u																																					
e	o																																					
	ɔ																																					
a																																						
i	u																																					
e	o																																					
	ɔ																																					
a																																						
i	u																																					
e	ə	o																																				
a																																						
i	u																																					
e	ɐ	o																																				
a																																						

另外根據金門、鹿港中青年層的元音分布現象，歸納存在央元音迄今的泉州腔方言，同樣會經歷元音調整變化。有的如金門是呈現 *o* 與 *oo* 元音混，最終只保留七元音系統；有的是如同鹿港地區，受鄰近閩南方言腔調誘發，出現 *o* 元音央化，但仍保存圓唇特徵，因此呈現表三之不對稱的四個中元音並存現象。

表三 鹿港、金門泉州腔八元音分布變化

<table><tr><td>i</td><td>ɨ</td><td>u</td></tr><tr><td>e</td><td>ə</td><td>o</td></tr><tr><td></td><td></td><td>ɔ</td></tr><tr><td colspan="3">a</td></tr></table> <p>保守泉州腔八元音</p>	i	ɨ	u	e	ə	o			ɔ	a			<table><tr><td>i</td><td>ɨ</td><td>u</td></tr><tr><td>e</td><td>ə</td><td>o</td></tr><tr><td colspan="3">a</td></tr></table> <p>金門七元音分布</p>	i	ɨ	u	e	ə	o	a			<table><tr><td>i</td><td>ɨ</td><td>u</td></tr><tr><td>e</td><td>ə</td><td>ə</td></tr><tr><td colspan="3">a</td></tr></table> <p>鹿港八元音分布</p>	i	ɨ	u	e	ə	ə	a		
i	ɨ	u																														
e	ə	o																														
		ɔ																														
a																																
i	ɨ	u																														
e	ə	o																														
a																																
i	ɨ	u																														
e	ə	ə																														
a																																

綜合各點中青年層元音分布比較可以發現，不管是六元音系統或八元音

現，闡述台灣地區閩南語從四個元音舌位高度到三個的變化路程。

系統，在台灣、廈門，最終都轉成了三個舌位高度，最大可能影響是與華語元音舌位高度分三級的趨同。

表四 40 歲以下台南華語、閩南語單元音對比分布

高	i	y	u	i	u	
中	ei	ə/er	ou	e	ə	o
低	a			a		
	台南華語元音分布			台南閩南語元音分布		

是否趨同，透過直接雙語對比或可更清楚呈現，從劉秀雪（2018）的華閩元音對比分析資料，可觀察台南地區中青年層的閩南語元音系統，同樣呈現三個舌位高度區辨，與華語完整對應。整體除了 y 元音未對應，複合元音 ei、ou 的韻尾高元音在台灣華語傾向丟失；因此台南地區的華閩六元音之間是對應完整，同時反映多語人元音系統的交互影響，以及如 Van Coetsem (1988, 2000) 還有 Winford (2003) 所論及的優勢語言對相對弱勢語言可能造成的音韻、語法干擾。

這種元音系統交互影響，也可說是語言接觸中的趨同現象；由於馬來西亞屬於多語多族群聚集區塊，環境語言更為多樣化，也普遍存在語言接觸與後續可能之語言趨同現象。這些不同的環境語言，是否會導致各地福建話、閩南語有不同的趨同演變，正是本研究關心的焦點。

語言趨同議題在語言接觸演變中備受關注，研究文獻也指出具體特色與限制。語言接觸是指當兩個或多個語言並處在同一區塊時，使用者生活中常需相互交流溝通，彼此間溝通語言也會出現競爭、取代與保留等變異，因彼此政經文化優勢與人口數量差異，語言相互競爭之後，形成一者獨大或全面取代狀態。但若在單一區塊內長期維持多語並存，族群各自保留其族群語言的情況，常會導致進一步的語言融合現象。Lehiste (1988) 曾提到語言接觸後所導致的融合(或說趨同)現象(language contact and linguistic convergence)，主要出現在同一語區(Linguistic Area or Sprachbund)內長期共處且持續交

流的語言群，如巴爾幹半島語區內的語言現象。該研究也指出導致語區內語言趨同的幾點基本特徵，包括長期共處並穩定交流，且各自保留彼此語言。

1. Speakers of different languages live close for centuries (不同語言的語者數百年長期共處)
2. Maintaining their own language for communication with members of their own group (和自己族群交流溝通時仍使用自己語言)
3. Frequently communicating with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in the same geographical area (常與同區域其他語言語者交流)

就馬來西亞華人社群來看，這三點特徵，除了第一點的時間長度或許尚未完全符合（從馬來西亞華人教育開始時間計算，迄今兩百年），第二點、第三點已確實吻合。進一步思考，各地福建話或閩南語，在移居融入當地環境之後，也難免與所在地語言產生趨同演變，導致閩南語的不同分化演變。雖然 Lehiste (1988) 主要聚焦於語法趨同討論，但區域共有特徵中也常包含語音特徵，如聲調為漢語及其鄰近地區語言共有區域特徵；因此各地福建話或閩南語的元音分布現象，應可作為反映當地語言接觸導致的語音趨同例證。

3. 馬來西亞福建話元音分布特色

本研究主要以巴生與檳城兩地福建話元音分布探討各地可能的趨同演變差異，兩地一在吉隆坡（中馬）附近、一在北馬，分屬不同腔調；巴生屬泉州腔，檳城屬漳州腔系統。這兩區在大環境語言上有主要共同點，英語和馬來語是馬來西亞學校與官方語言；但也有些相異，檳城以福建話為主要溝通地方語言，而巴生鄰近的吉隆坡，華人在華語外的主要盛行地方語言是粵語。但巴生仍是以福建語為主，且檳城也有粵語使用人口；整體而言，只是使用比例與主流漢語方言的差別。

與巴生福建話關係密切的金門話音系，先前研究中，普遍認同金門閩南

語有八元音，和多數台灣閩南語不同的是存有兩個央元音，但這兩個元音文獻記錄上各有不同。張屏生（1996）將這兩個央元音記為/ə、ɨ/。劉秀雪（2015, 2020）根據進一步錄音與 Praat 繪圖調查資料，記為中央元音和高央展唇元音/ə、ɨ/，同時也注意到金門的 o、ɔ 元音的區別正在消失，中青年層的 ɔ 元音併入 o，如表五灰底顯示，e、ə、o 三個元音大致在金門中青年層維持同一舌位高度。

表五 金門和巴生閩南語元音分布

i	ɨ	u	i	ɨ	u	i	ɨ	u
e	ə	o	e	ə	o	e	ə	o
		ɔ			ɔ			ɔ
	a			a			a	
張屏生 1996			劉秀雪 2015 金門			劉秀雪 2015 巴生		

相對而言，巴生福建話（金門會館成員）元音即使在青年層仍維持四個元音高度區別。接下來兩節分別呈現巴生、檳城兩地材料，藉此和劉秀雪（2020）台灣、廈門地區對比，探索語言環境和語言變異之間的關聯性。

3.1 巴生福建話（金門會館）的元音分布

巴生福建話資料收集主要透過雪蘭莪金門會館聯繫，在 2015 年到 2016 年間，共收集十位不同年齡層與性別的巴生（金門）福建話語者的元音材料。台灣、福建在目前語言環境存在共通點，都是華語或普通話為優勢語言，但馬來西亞的官方語言是馬來語、英語，族群語言則仍以漢語方言居多數；或因此導致巴生福建話演變模式和台灣、福建地區閩南語有所區隔。巴生福建話元音取樣主要以單元音設計搭配不同聲母發音部位，以無聲清塞音為主要選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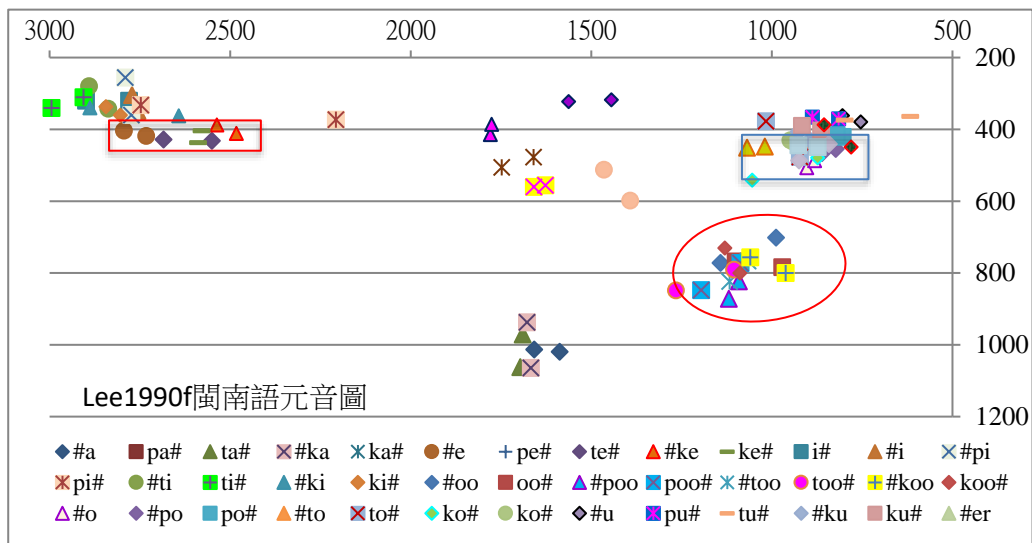
因為常用詞以及一些設計搭配問題，在各個單元音的設計取得樣本不一，最少的是央元音部分，其他都有至少五個例字，每字有兩次發音取樣。表六

若呈現例字重複，表示其分別出現在不同單詞前後位置，如：「桌：辦公桌、桌頂」。

表六 巴生福建話元音取樣例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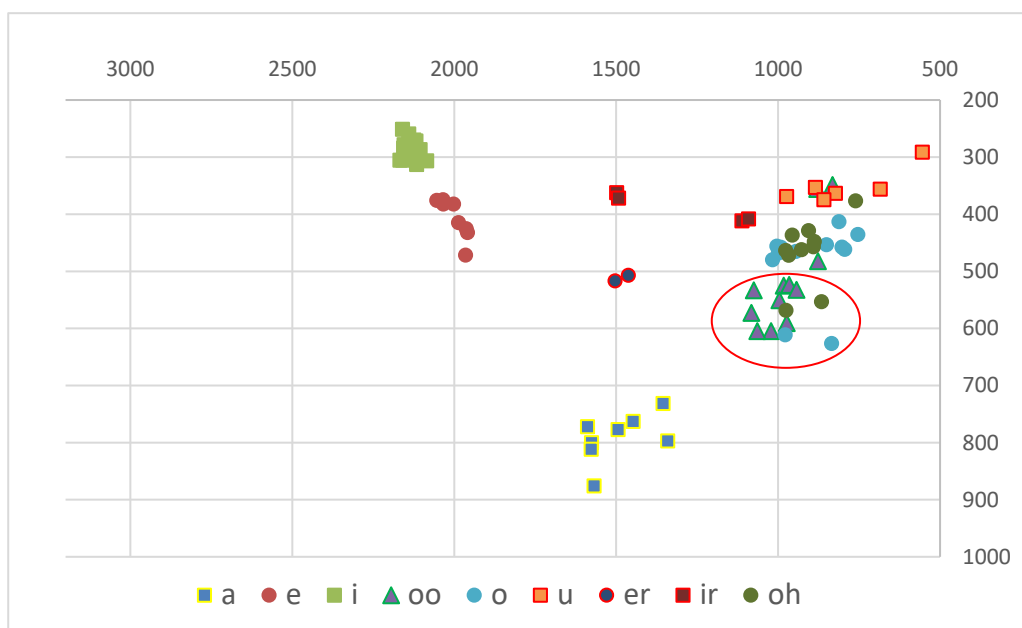
	a	i	ir	u	e	o	oh	er	oo
例 字	鉸 ka 阿 a 焦 ta 霸 pa 膠 ka (家 ka)	姨 i 椅 i 蜘蛛 ti 池 ti 比 pi 啡 pi 支 ki 奇 ki	魚 hir 豬 tir	蛛 tu 婦 pu 有 u 龜 ku 龜 ku	會 e 下 e 啞 e 杷 pe 茶 te 家 ke	蚵 o 保 po 婆 po 膏 ko 桃 to 倒 to 咖 ko 刀 to 高 ko	學 oh 學 oh 薄 poh 桌 toh 桌 toh	短 ter 袋 ter 鍋 er 啞 er	烏 oo 湖 oo 布 poo 度 too 都 too 姑 koo 菇 koo 晡 poo
	5	8	2	5	5	9	5	4	8

圖一呈現巴生 Lee1990f 的福建話元音分布圖，代號分別為姓、出生年、性別；因此 Lee1990f 為青年層女性，家中親屬多為金門裔，腔調穩定。圖上的/oo/代表/ɔ/，/er/表示央中元音/ə/，# 表示詞語邊界。此一青年女性發音人圖示，與其他年齡層、性別的巴生福建話元音分布存在共同點，其 e、o 元音的舌位偏上，與 i、u 在某些音節的分布位置緊鄰，不過 u、o 或 i、e 之間仍清楚區別。在巴生十位發音人取樣中，除了一位年輕層因福建話不夠熟稔導致元音缺口，以及一位受台灣腔影響元音不穩定，餘皆為穩定八元音系統，「i、i、u、e、ə、o、ɔ、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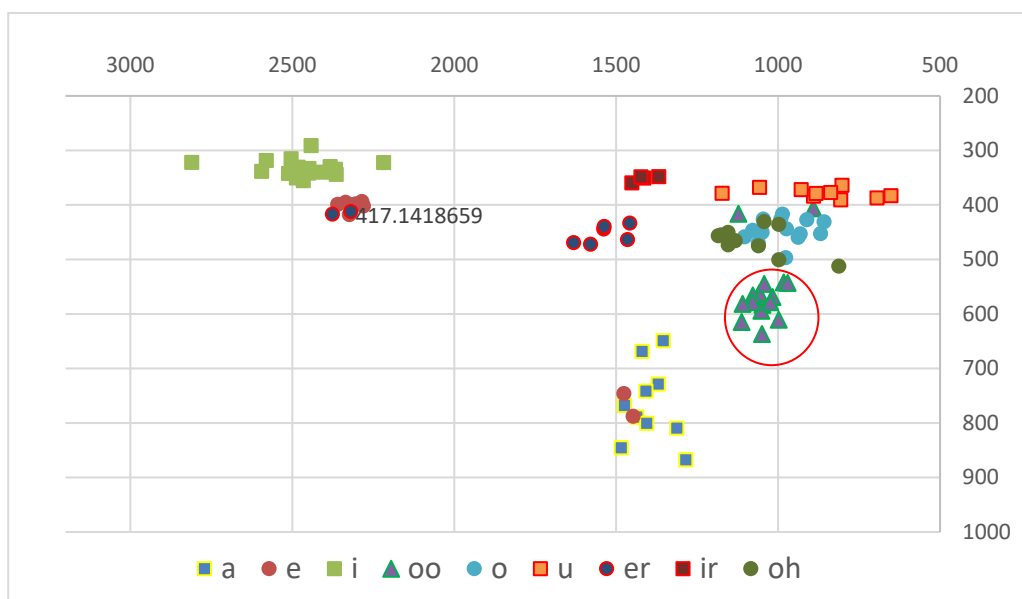


圖一 巴生福建話元音圖 Lee1990f

圖二的巴生 Lee1987m 出現部分例字歸類錯誤，與 Lee1990f 的差別在於，發音人 Lee1987m 除了福建話之外，也使用廣東話，母親源自廣東，父系為金門人，仍保有央元音但相對較少。部分例詞出現歸類錯誤或變異，如「蚵仔煎」前字/o⁵/歸入 ɔ 元音，「太湖」後字/oo⁵/歸入 u 元音；從其元音分布上可看出 u、o、ɔ 都為後元音，除了歸類錯誤的例字外，三元音之間仍清楚區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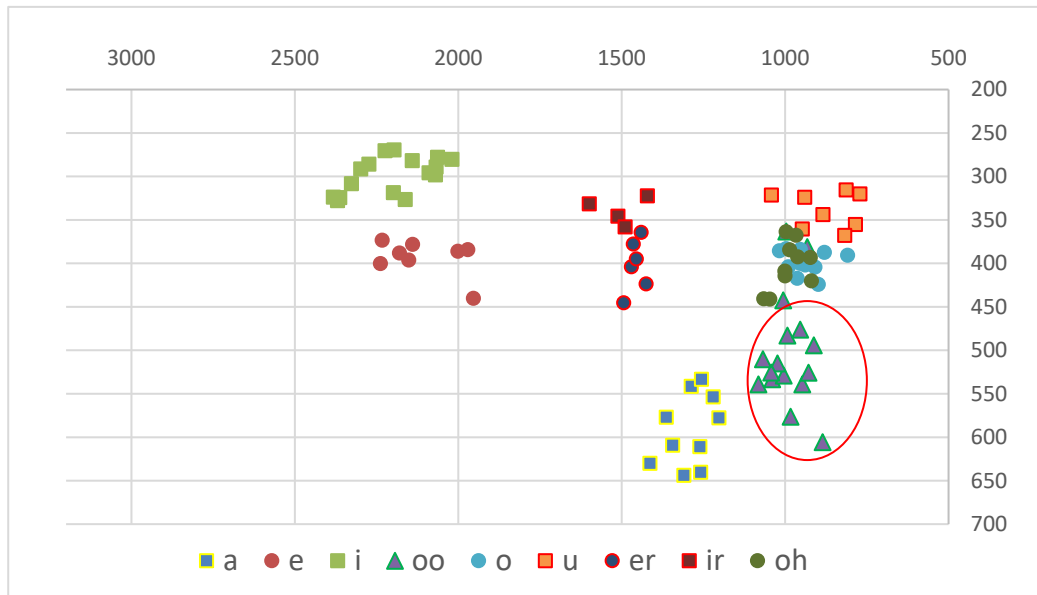


圖二 巴生福建話元音圖 Lee1987m



圖三 巴生福建話元音圖 Low1958m

圖三的 Low1958m 代表中年層語音特徵，生長於巴生。祖父輩就移居巴生，其父在金門出生，8 歲後移居巴生。由於父母親皆金門人，成長期家中穩定使用金門話，腔調詞彙相對穩定。歸類上有變讀差異，一例為 *er* 歸入 *e*，是「啞口」前字，金門有 *ə* 讀音，但也有部分 *e* 讀音，不屬歸類錯誤。「出家」後字採用文讀音 *ka*，因此歸入 *a* 元音韻。*o* 元音分布集中，與上面 *o*、*u* 有明顯高度區別；「都 *to* 市」一詞有歸類問題，*to* 歸為 *to*。



圖四 巴生福建話元音圖 Ong1935m

Ong1935m 在巴生出生長大，屬老一輩發音人，成長環境以金門福建話為主要優勢語，包含家庭與對外溝通；在詞彙、元音掌握上都極為穩定。其 *u*、*o*、*ə* 分別為後高、中、低元音。因圖表佔據版面較多，巴生十位發音人中，僅列出四位老中青不同代表為例，青年層因為是與台灣地區對比之焦點，故呈現兩位發音人語料。

巴生福建話與金門閩南語元音位置有部分異同，綜觀圖一至圖四可知巴生的 *e*、*o* 分布穩定落在 400 到 500Hz 之間，老一輩的 Ong1935m 整體舌位高度較集中情況，位於 350 至 450Hz，普遍較金門地區為高。又，以 *u*、*o*、

ɔ 三個元音的分布來看，金門的 u、o、ɔ 三元音維持在後圓唇位置，o 不曾央化，這點與巴生一樣。只是金門地區 60 歲以下年齡層，幾已全面/o, ɔ/元音混合，/u/元音與/ɔ, o/之間的舌位高低差異明顯，但巴生即便青年層，也都維持 o、ɔ 之分。

金門中青年層的/o/元音（含 ɔ 元音）位置遠低於巴生閩南語的/o/，一般在 600Hz 上下。而台南的/o/元音已經央化展唇，實際讀音偏向[ə]；/oo/分布在 500 到 650Hz 之間，同樣都是僅存三個舌位高度的區別。整合巴生 e、o 元音位置較台灣與金門地區高，以及 o、ɔ 高低清楚有別，這兩者間應存在連帶關係；當金門或台灣的中高元音 e、o 無法維持穩定較高位置，則容易在高低區隔上與中低元音 ɔ 混同。

3.2 檳城福建話的元音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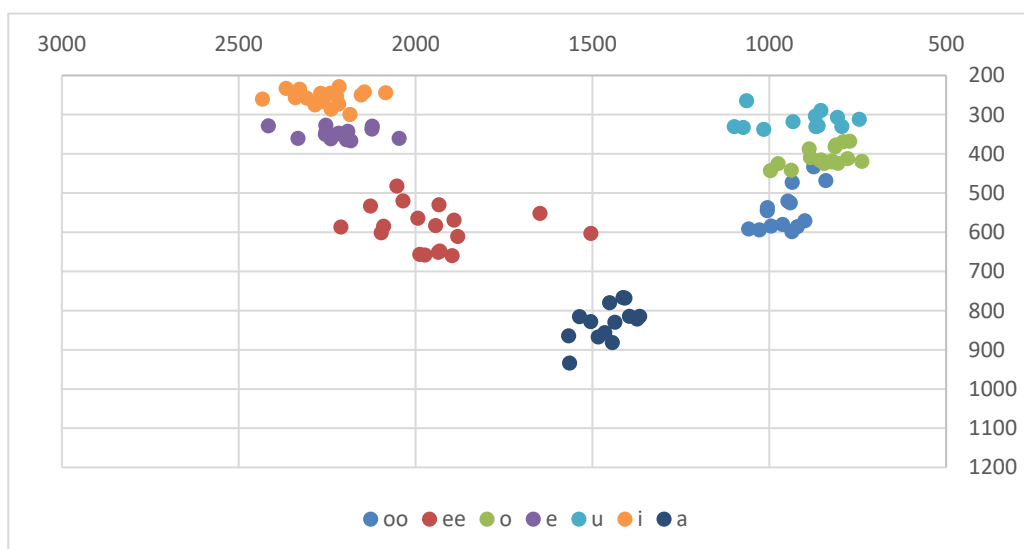
檳城福建話的元音系統由於承襲自漳州腔調，因此具有前中低的 ε 元音，但無泉州系統之央元音。我們收錄的八位發音人材料，即使祖籍泉州，也都呈現同樣元音分布；反映此一漳州音韻體系在檳城福建話相當穩固，所有人都能完整呈現中元音 e、o 與 ε、ɔ 的對比，中高與中低兩個舌位層次存在明顯區別。由於漳州、泉州腔調差異，導致各個元音轄字有所變異，元音收集詞彙也因應調整。下表中例字是音節取樣來源，每字有兩次發音。所有發音人的元音取樣是以經過設計的雙字詞錄音，每詞說二次。音節取樣盡量採集雙唇、舌尖、軟顎三個不同發音部位聲母與零聲母搭配，一方面了解聲母和發音位置是否存在共變現象，二來藉以平均不同發音部位可能的差異值。

表七 檳城福建話元音取樣例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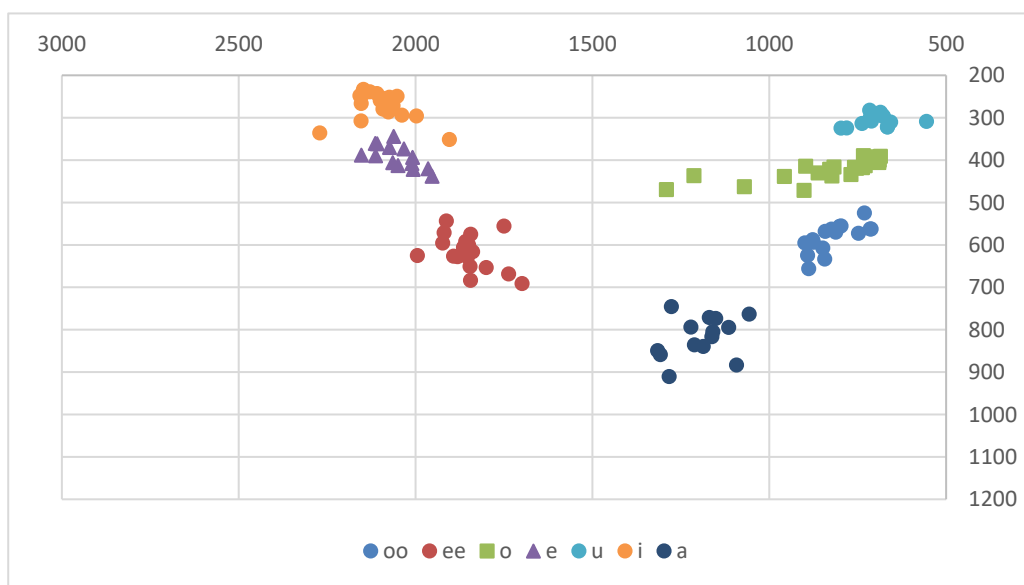
	a	i	u	e	o	ee = ε	oo = ɔ
例字	鉸 ka 阿 a 咬 ka 飽 pa 焦 ta 麻 ba 鴉 a	姨 i 起 khi 蚰 ti 池 ti 比 pi 啡 pi 支 ki	蛛 tu 舅 ku 霧 bu 舞 bu 薯 tsu 豬 tu	鞋 e 袋 te*2 雞 ke*2 短 te 買 be 璃 le	保 po 膏 ko 桃 tho 果 ko 咖 ko 刀 to 蚵 o	啞 ee 茶 tee 家 kee 父 pee 馬 bee 假 kee 芽 gee 把 pee	烏 oo*2 補 poo 布 poo 圖 too 姑 koo 菇 koo 塗 thoo

依據八位發音人材料，檳城福建話的元音分布，和巴生福建話呈現一致的分布趨勢，都有明顯的四個舌位高度區分，也因此和金門與台灣地區閩南語呈現不同的分化模式。

圖五為老年層代表資料，e、o 的第一共振峰（F1），e 普遍落在 350Hz 上下，o 則是 400Hz 上下，趨近於金門與台灣閩南語高元音位置。Cheah1943m 原鄉為泉州，是出生於當地的第二代，成長期仍有機會接觸父執輩的泉州音。因此在小部分語音特徵上有泉州音殘留，包含「酸」會有 suinn 和 sng 二讀，以及表上 te 音節的例字「短」有 ter 和 te 兩讀。但整體而言都帶著漳州音特色，這也是檳城地區福建話已經以漳州腔為主要腔調的象徵，即便來自泉州的二代移民，也都融入本區優勢腔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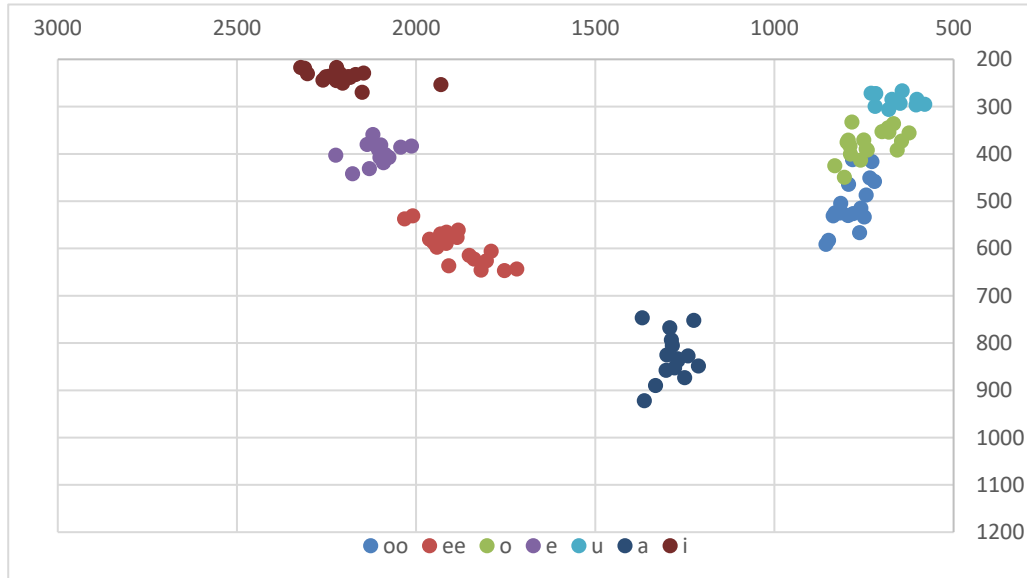
圖五 檳城福建話元音圖（受訪者 Cheah1943m 七單元音分布）



圖六 檳城福建話元音圖 Chai1966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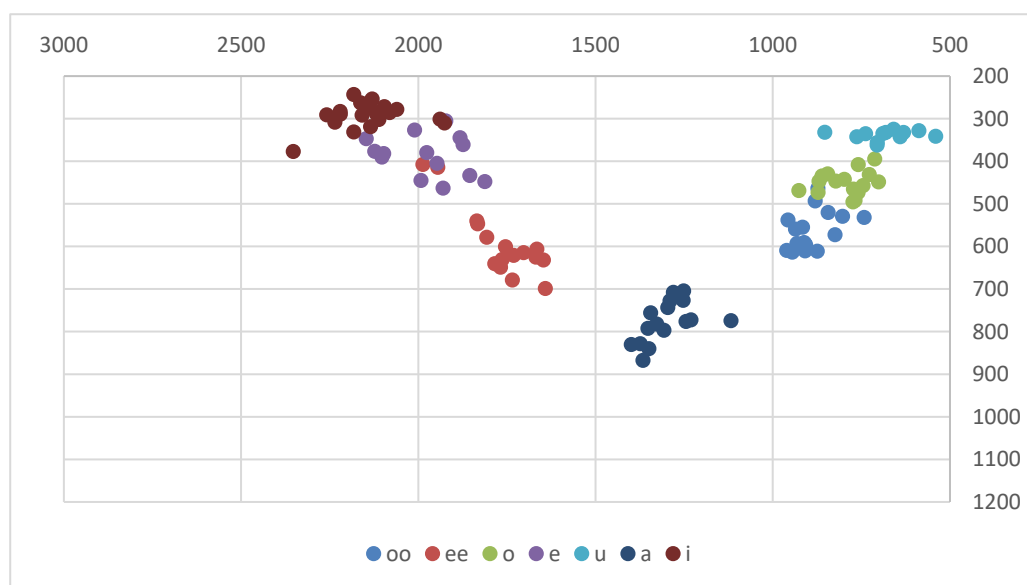
圖六發音人 Chai1966m 居住於檳榔嶼外，家族移民時間較早，據云有峇

峇馬來血統，在當地已經有百年傳承。其福建話詞彙掌握完整，華語使用流利，但福建話仍為其優勢語言，七元音之間的高低區隔明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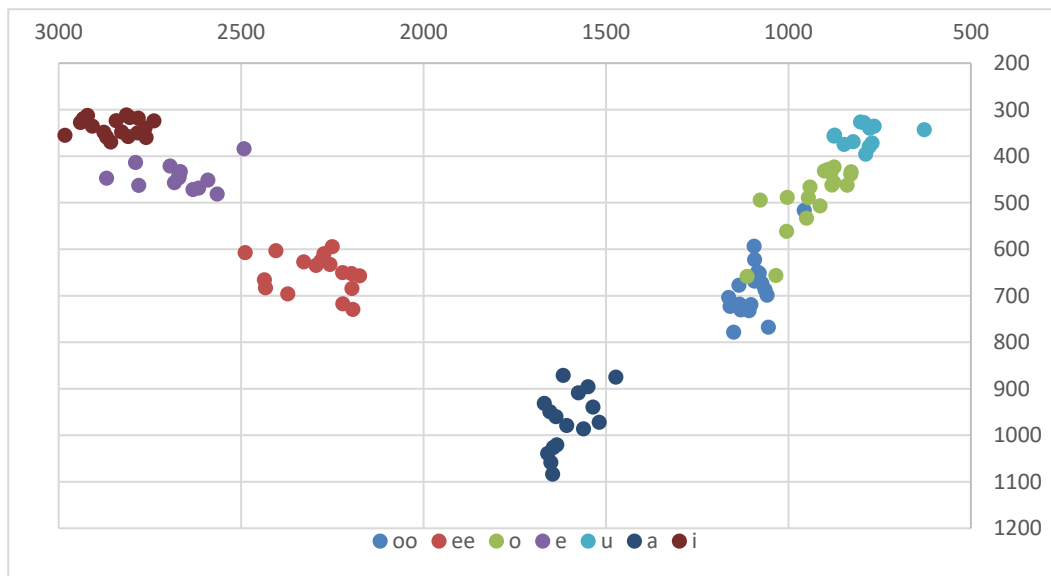
圖七 檳城福建話元音圖 Lim1977m

Lim1977m 為安溪第三到四代移民（因父母雙方不同移民代），教育程度高；英語、華語、馬來語都流利，但也展現 40 歲以上群體在檳城福建話掌握能力仍屬相對普遍。從其他收集語料所得歸納，原籍安溪和南安의檳城移民二三代，都已經融入為漳州腔，發音人也具備當地香姜韻/ionn/讀為/iaunn/之特色，聲韻調皆罕見有泉州腔遺留。



圖八 檳城福建話元音圖 Kuo1987m

圖八與圖九是在檳城可完整掌握福建話的青年層，Kuo1987m 是此行調查之主要發音人，對檳城福建話保留工作極為投入，也積極參與各項福建話復振活動，因此對福建話詞彙和語音掌握能力完整。但有部分詞語在 o/oo 或 e/ee 歸類上有差異，一則可能是馬來西亞福建話在語詞的文白讀選用，與台灣地區有別，導致歸類不同，二則是整體反映為當地使用者，即便在元音舌位高度區別掌握穩定，但對各個詞語掌握度，可能受限於日常輸入刺激較少，有部分歸類不確定。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地福建話使用特色之一是，文白讀變異相對較少，在台灣、福建地區存在因為語詞不同而有文白區別的詞語，在這兩個區域通常以單一優勢讀音代表。



圖九 檳城福建話元音圖 Loo1992f

Loo1992f 是我們收取材料中唯一女性發音人，據其所言，她同齡群體多數人的福建話交流，僅限日常基本詞語，多數溝通都轉為華語或英語。這也是檳城福建話現況，雖然日常買賣交流仍可見福建話使用，但在諸多語言刺激衝擊下，較少用的福建話詞語一般無法確實掌握；故也未能進一步聯繫更多當地年輕層或女性福建話使用者。Loo1992f 的福建話同樣展現穩定的七元音區隔，表示即便年輕層福建話使用較少，就元音區隔仍能保持完整。

整體可見，檳城福建話在不同年齡層都仍維持四個舌位高度區別，體現完整漳州腔音韻系統，但同時檳城福建話也面臨家庭語言轉換挑戰。早期華語教育仍未普遍進入檳城，特別是英屬殖民前後時期，全英語教育為許多檳城及其鄰近漢人首選，老一輩有些只懂英語和福建話，福建話普遍作為家庭和一般街市語言；但目前青年層普遍接受華語小學基礎教育，也慢慢取代原來福建話的部分功能。因此檳城青年層的福建話，就如同台灣中青年層的閩南語一樣，面臨家庭語言不是全面福建話，語言輸入刺激不足，以及習得不完整的現象。

4. 討論與分析

本節主要對比馬來西亞，和台灣、福建地區閩南語元音分布差異，進一步思考區域優勢語言和族群優勢語言對閩南語所造成的可能區別演變。馬來西亞福建話仍完整保有四個元音舌位高度，不管是北馬的檳城漳州腔或中馬的巴生泉州腔。而金門和台南閩南語都已朝向三個元音舌位高度演變；參照劉秀雪（2020）的討論，反映華語應是導致台灣、福建閩南語演變走向的主因。那麼馬來西亞福建話保留四個元音舌位高度，是否受到其他環境語言影響？

語言音位系統以甚麼樣的原則維持？發音便利與聽音便利兩者之間一直互相制衡，Flemming (1995, 2004) 運用離散分布理論 (Dispersion Theory)，²闡述語言音位系統的建立，基本會以三個原則為基礎：

- i. Maximize the number of contrasts (音位對比最大化)
- ii. Maximize the distinctiveness of contrasts (差異對比最大化)
- iii. Minimize articulatory effort (發音力度最小化)

這三個原則是：在最小化發音上難度的同時，最大化音位的數量、以及音位之間的對比。這個理論可以用來說明一個語言對輔音及元音音位的選擇與歸併，如台灣閩南語元音變化趨勢，三個舌位高度區辨六元音，和四個舌位高度區辨六元音，相形之下是前者為優，因為同樣是六個音位，維持四個舌位高度區別的發音力度耗費較大，區辨也難。也可說明劉秀雪（2015）所記錄的金門元音變化，因為 *ɔ* 元音的存在缺乏整體系統對稱，在中青年層都已和 *o* 合併；合併後減少一個元音區別，但大幅降低發音和聽音難度，由此可見三項原則的互動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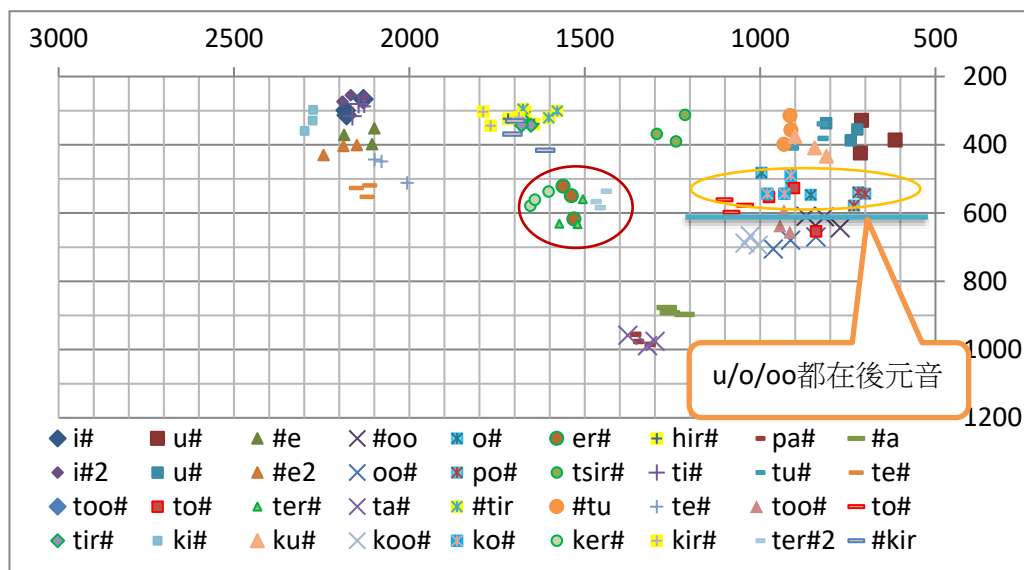
² Flemming (2004) 說明「離散分布理論」和 Liljencrants and Lindblom (1972)、Lindblom (1986, 1990) 的「適應性離散分布理論 (Theory of adaptive Dispersion)」有許多共通點，都強調發音區辨與聽音便利兩者互動，導致語言整體音位系統傾向離散分布之組成特色。

Flemming 的音位系統原則是語言內部在維持最大區別與最小費力情況下求取其平衡點，因此，是語言內部自身就可能造成的變化的調整。但元音系統的調整變化，到底是語言自己本身的動力，或外在因素所造成？如果是內部系統調整，應該無論在何地都有類似的變化，但在我們觀察巴生福建話元音系統時，發現即使年輕一輩都能維持 *o*、*ɔ* 區別。同一音韻系統在不同地區展現差異變化，反映環境可能的影響。本節以馬來西亞不同地區福建話元音分布的整合對比，再比對台灣、福建地區閩南語，試圖找出變化觸發的可能動機。

上一節資料呈現馬來西亞福建話仍完整保有四個元音舌位高度，不管是北馬的檳城漳州腔或中馬的巴生泉州腔。而如劉秀雪（2020）所整理，廈門和台南地區閩南語都已經是清楚三個元音舌位高度的系統演變，新竹和鹿港、金門也都可在老年層和中青年層的對比中，看到朝向三個舌位高度的演變歷程。下節先以金門和廈門兩點的發音人為例說明華語優勢影響下的閩南語；其餘各點發音人的例子可參考劉秀雪（2020）。

4.1 華語優勢影響下的閩南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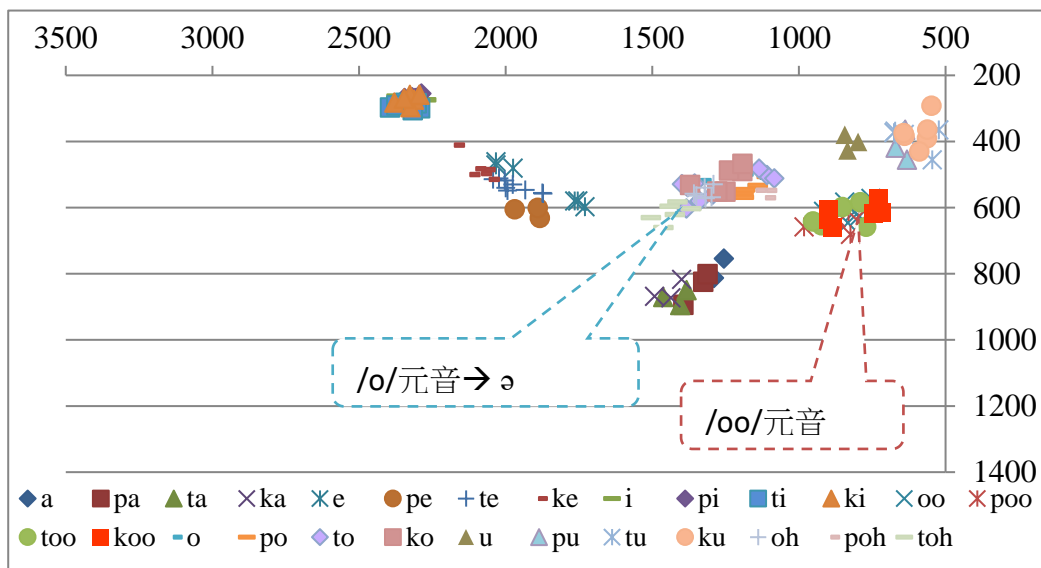
如第三節一開始提到，台南閩南語元音音位分布是三個舌位高度，金門也正走向三個舌位高度區別，但實際數值差別為何？在保留四個舌位高度區別的發音人身上，數值和馬來西亞福建話對應何如？如圖十所示，金門話代表發音人的 *e*、*o*、*ɔ* 的舌位高度普遍落在 550Hz 的均值，但檳城的 *e*、*o* 則是相對居高，不管是從 Cheah1943m 到 Chai1966m，都大概分別落在 350Hz 與 410Hz 左右。



圖十 金門閩南語元音圖 Asim1961m

Asim1961m 是少數在 60 歲以下年齡層仍保有 o 、 ɔ 之別的金門發音人，已經可以看到 e 、 o 舌位較馬來西亞為低，其他金門幾位 50 至 60 歲左右的發音人都無法保有 o 、 ɔ 區隔。這或許是因為金門 o 元音舌位相對較低，趨近檳城福建話的 ɔ 位置，因此要維持兩者區別，僅能進一步將金門話的 ɔ 壓低，在口腔發音位置侷限下， o 、 ɔ 兩者極度緊鄰，容易陷入混淆。因此，絕大多數 60 歲以下金門發音人，已經完成 o 、 ɔ 融合。

台灣中南部閩南語，有一個共同演變演變趨勢是 o 元音央化去圓唇；但這現象不只在台南、高雄一帶盛行，在福建老廈門區塊（如鼓浪嶼、中山街等）也看到一致的現象。圖十一的廈門話音位系統，與我們在表四呈現的台南閩南語單元音系統一樣，現存六大單元音音值為 i 、 u 、 e 、 ə 、 o 、 a 。



圖十一 廈門閩南語元音圖 Lim1969m

台南與廈門的元音分布演變，藉由 *o* 元音央化，更好地保持 */o/*、*/oo/* 音位區別，在發音、聽音上都更為省力，預期也是台灣、福建地區閩南語的共同演變趨勢。然而，透過馬來西亞福建話的材料呈現，我們了解 *o*、*ə* 之別可以有不同保留區辨手段，如將 *e*、*o* 清楚維持在一個較高的舌位高度，如馬來西亞福建話的 *e*、*o*，F1 Hz 數值落在 350 至 500 之間，自然可以和 500Hz 之下的 *ə* 元音區隔良好。既然存在如馬來西亞福建話元音這類演變可能性，為什麼台灣和福建地區的閩南語不約而同走向了三個舌位高度區別？

一部分因台灣主流閩南語，央元音消失，也無漳州腔 *ɛ* 元音，一如台南和廈門的例子。因為漳泉次方言融合的因素，在台南府城與廈門港口融合之初，漳泉移民後裔就只保留下共有的六個元音 *i*、*u*、*e*、*o*、*ə*、*a*；此六元音音位系統相對不均衡，前元音只有 *i*、*e*，後元音卻有 *u*、*o*、*ə* 三個舌位高度，加上低元音 *a*，違背離散分布原則，故整體元音分布在音位系統優化壓力下重新整合。因此在台南、廈門看到 *o* 央化，*ə* 抬高，以三個舌位高度區別六元音體系；*o* 與 *ə* 元音，也由原來的舌位高度區別，轉到同時具有央、後，以及展、圓兩組特徵區別；完整呼應 Flemming (1995, 2004) 所說的最大化

音位區辨，最小化聽音、發音難度。

另外一部分應是華語音位系統影響，華語只有三個元音舌位高度，使得受其影響的華閩雙語語者，也傾向在閩南語採用三個舌位高度。這也是劉秀雪（2020）在鹿港、新竹、金門藉由年齡層對比，所呈現從四個舌位高度區別到三舌位的演變趨勢；優勢語言的華語元音區分體系，影響相對較少使用的青年層閩南語。

以台灣、福建兩地的例子，主要看到兩個不同時期語言接觸演變效應，一是漳泉混合腔基於語言自身音位系統優化角度，在華語優勢影響進入前，就已經轉為三個舌位高度區別，這些地區都是在老一輩就已經出現 *o* 央化。另外是原來仍維持四個舌位高度的次方言，如新竹、鹿港、金門，晚近的中青年層受華語優勢影響，從中老年層的四個舌位高度轉到三個高度的區別，或以 *o*、*ɔ* 混合，或以 *o* 央化以維持 *o*、*ɔ* 之別等方式達成。

不管前後期的不同動機趨變，當今台灣、福建閩南語，³和華語在整體元音音位系統上對應，可見優勢語言影響效應。然後維持四個舌位高度的馬來西亞福建話又是基於什麼動力，自身系統就已經滿足最大化音位區辨，最小化發音和聽音難度需求嗎？或是基於其他環境語言互動影響所致？這也是我們在下一節探討的主軸。

4.2 馬來西亞福建話元音分布可能影響因素

語言的變與不變，都是基於內部系統穩定和外在接觸影響相制衡的結果，一般若沒有外來語言接觸，單一語言本身的變化都是相對少且緩慢，一代一代的傳承刺激完整，就會大體維持固有語音系統。因此早期在族群內部語言、家庭語言都是福建話的情況，福建話音韻體系更動不大，漳州腔維持七元音系統，泉州腔維持八元音。但在環境語言都是馬來語和英語的情況，語言趨同也會逐步蔓延；元音之外，馬來西亞漢語方言的聲調也出現更動，因為馬來、英文都是重音語言，音高區別少，故北馬福建話出現高降調變異，中馬

³ 廈門地區閩南語收集時，同時收錄一位同安青年層語料，保有兩個央元音，但 *o*、*ɔ* 混而為一，如同金門中青年層表現。顯示兩地一樣的華語優勢，一樣的變化趨勢。

泉州腔也存在低調、中調混同等。

所以即便元音系統區別維持固有，是否有語言趨同影響存在？從金門發音人 Asim1961m 的四階舌位區別來看，和檳城與巴生福建話 e、o 相對較高，在巴生的/po/音節，趨近[pɔ]的音值、而 ue 音值也近乎[ui]；這是在台灣、福建閩南語都少有的情況，馬來西亞福建話的 e、o 偏高現象，有可能是區域語言趨同所導致的變異。

假設有語言趨同現象，那是來自馬來語或英語的影響？依據 Deterding et al. (2022) 介紹，馬來語具有六元音，/i、u、e、ə、o、a/，其中/e、ə/的書寫都是 e，但依據詞彙有不同讀音選擇。⁴/i、u/元音在帶有韻尾的音節中，會有/iC~eC、uC~oC/等讀音變異，而/e、o/元音不會有高元音變異讀音，但有可能具有偏低的 ε、ɔ 變體。這表示雖然馬來語音韻系統是三個舌位高度的六元音，但實際語音變體則可更細分為四個舌位高度。早期華人以福建話為主要溝通語言，包含家庭與工作，但對外和不同族群，也使用馬來語交流，因此存在元音讀法和馬來語趨同的可能；如巴生的受訪者 Ong1935m，在「珠寶 tsu³³ po⁵²~pu⁵²」的/o/音，就存在偏高讀音變體，但他的/u/沒有偏低變體。

英語和馬來語同為官方與教育語言，英語本身具有至少四個舌位高度區別，而馬來語又是不斷納入英語借詞以拓展各領域使用的語言。對福建話使用者而言，英語和馬來語，不太會採用為日常主要家庭用語，因語言系統差異大，所以福建話仍可保有家庭語言優勢。但就一般社會環境，政府機關或工作場域，英語或馬來語使用機率高。這樣的不同場域使用選擇變異，已經符合 Lehiste (1988) 所舉的語言趨同三原則。

英式英語在馬來西亞當地曾是殖民語言，存在一定的潛移默化或增強效應。在馬來西亞的華人教育歷史上，華語教學僅是選項之一，英語為教學語

⁴ 馬來語音節結構，最大為 CVC，C 可省略；詞根以雙音節為主，非末音節的輔音韻尾只容許同部位鼻音和/r/，詞末輔音容許較多選擇。/i、u/ 與/e、o/僅在倒數第二音節時具有區辨，如「*bila* /*bila*/ (何時)」和「*bela* /*bela*/ (防禦)」，以及「*dua* /*dua*/ (二)」與「*doa* /*doa*/ (祈禱者)」。因此/i、u/ 與/e、o/的變體讀法，一般不會造成解讀混淆，但會對使用者的發音習慣會形成潛移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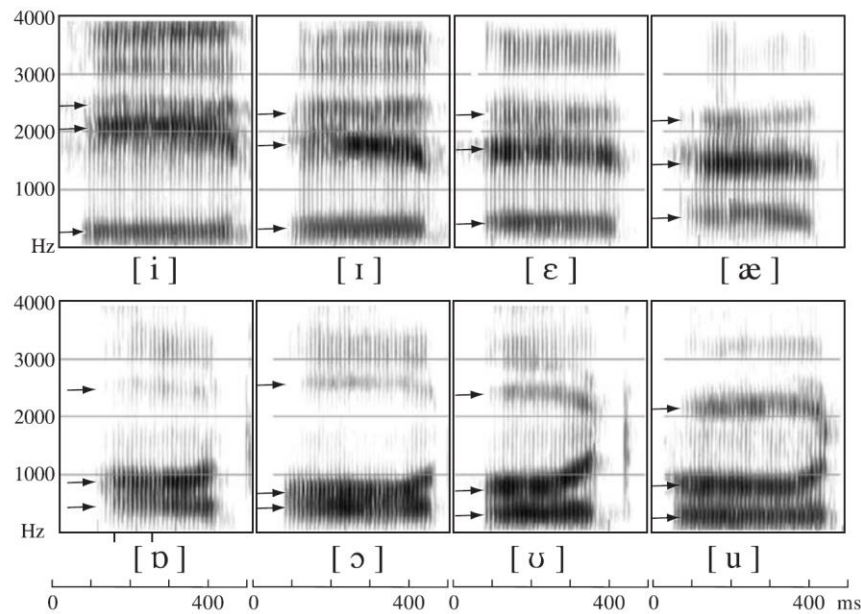
言是相對早期就存在的發展。以檳城、怡保一帶為例，老一輩福建人有些因為選擇國際學校，只會講英語和福建話，特別是在 1950 年代左右出生的福建人。整體而言，英語的元音系統很可能對馬來西亞漢語方言的音位系統的維持有所影響，或達到相互增強效果；當我們對照英語的單元音系統，可以發現其與檳城福建話元音存在極度相似性。這種相似性一方面是源自福建話本就有四個元音舌位高度的保留，也可視為福建話與英語，同樣是四個舌位元音高度的相互對應調整。⁵

從 Ladefoged and Johnson (2010: 193, 196) 美式英語和英式英語元音的分布位置，可以觀測福建話的元音 e、o 數據，與英語中的 ɪ、ʊ 位置相仿，雖然表八美式英語數值和圖十二英式英語的元音高度分布有些差距，但福建話 e、o 元音在此居於其間。另外檳城福建話 ε、ɔ 位置也對應英語的 ε、ɔ。圖十二同樣參考 Ladefoged and Johnson (2010) 的資料，因為沒有 F1、F2 數值，只能以圖樣呈現。就頻譜圖而言，英式英語的 ɪ、ʊ 的舌位高度高於美式英語，因為 F1 數值相對更低；也與我們看到的福建話 e、o 數值更為接近。

表八 美式英語元音數值，取自 Ladefoged and Johnson (2010: 193)

	i	ɪ	ε	æ	ɑ	ɔ	ʊ	u
f1	280	400	550	690	710	590	450	310
f2	2250	1920	1770	1660	1100	880	1030	870
f3	2890	2560	2490	2490	2540	2540	2380	2250

⁵ 有些閩南語腔調觀察者認為，馬來西亞福建話的 e、o 位置偏高；依據我們先前收集的台灣、金門地區老年層保有四個舌位高度區別的系統來看，e、o 整體較低於馬來西亞福建話 e、o 分布。



圖十二 英式英語元音分布圖，擷自 Ladefoged and Johnson (2010: 196)

整體對比英語元音位置分布，以及檳城、巴生福建話元音位置，加上馬來語存在的/i~e、e~ε、u~o、o~ɔ/語音變讀現象；可歸納福建話的四個舌位高度區別，在馬來西亞語區裡，和英語、馬來語，存在相互增強、相互配搭趨同，因此和台灣福建兩地的演變趨勢不同。⁶

4.3 馬來西亞福建話與其他地區閩南語元音分布變異對比分析

在台灣和福建的閩南語元音變化，我們將其歸為兩個因素導致，一者是台南、廈門等地，來自漳泉次方言語言接觸後的語言自身離散分布調整；另

⁶ 審查人之一提出疑問，為什麼本研究主張馬來西亞福建話的四個舌位高度保持是受英語影響，而不是維持固有系統？就語言接觸角度，內部系統維持與外來系統影響變異，兩者相互制衡，若兩系統同為四元音高度區別則有相輔相成之效。本研究的論述一直是英語的四個元音高度區別（加上對馬來語的影響），輔助且增強福建話四個舌位高度的區別保留，因此福建話固有系統一直存在。若如同台灣地區只有單一華語優勢，就很容易受影響轉向三個舌位高度發展。

外則是來自華語成為優勢語言所導致的變異，主要在中老年層仍保有四個元音高度區別，但中青年層已經轉為三個元音高度差的地方，如新竹、鹿港，金門等地。那麼，華語對馬來西亞福建話元音系統是否造成影響？

依據馬來西亞華校董事聯合會總會（董總 2014）所整理的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簡史，1819 年檳城開始有第一間私塾，當時主要以漢語方言作為教學語言。五四運動之後，教學語言才轉為華語。1955 年南洋大學成立，也是華文教育完整延伸至大學端的起始，但南洋大學於 1980 年停辦。馬來西亞的華文學校一直屬於民辦學校，1950 年代，馬來西亞政府以津貼僅補助英文學校為由，鼓吹華文中學轉為以英文為教學語言的國民型學校以獲取補貼。1970 年開始，英文小學逐年轉為馬來文學校，到 1980 年英文學校全部轉為馬來文教學。馬來西亞教育政策對華文教學多所限制，華文中學從 1973 年迄今，皆限定為 60 所獨立中學，且學費遠比國民型中學、國民中學為高；也因此有不少華人在華文小學畢業之後，選擇就讀國民型中學。和台灣地區華語教學相較，馬來西亞華人所接受的華語包圍或華語刺激強度明顯較低，而馬來文和英文，在各個教學階段，以及對外交流使用等，一直是必要的存在。⁷

對比台灣地區的閩南語元音變化，劉秀雪（2020）指出在新竹的中老年層使用者大多仍保留 o、ɔ 區別，如該文 Hong49m 與 Tai68m 的表現，以元音高低區隔為主。這表示在中老年層，如果家庭環境語言輸入刺激完整，即便接受完整九年以上的華語教學，閩南語元音舌位高度仍能保留。而新竹中青年層因為接收之當地閩南語刺激輸入不足，其他地區閩南語腔調移入，以及華語使用範圍越來越廣泛等作用，造成閩南語元音向三個舌位高度移轉。

馬來西亞福建話使用者，目前收集到的發音人材料皆能保有完整四個元音高度區別，從各年齡層的元音分布，以及華文教育使用狀態，可以窺知梗

⁷ 台灣的九年國民義務教育與獨尊華語政策，使得 1960 年代之後出生者都接受至少 9 年完整全華語教學訓練。相形之下，馬來西亞華人在接受六年華小教育，後續有些上華文獨立中學，有些則就讀英文學校或以馬來文為教學語言的國民型中學；學校教學語言和環境語言的華語優勢都低於台灣。

概。一來從老年層到青年層，e、o 位置就明顯落在 350Hz 到 500Hz 之間，這即可能是早期英語、馬來語的趨同演變，使得 e、o 和 ε、ɔ 之間區別明顯；二來馬來西亞福建話使用者，接受的華語教學時間普遍比台灣短暫，且外在語言不是華語獨尊，華語影響的速率相對緩慢，維持完整閩南語元音系統的四個舌位高度區別也較容易。

從台灣地區華語強加的元音音位影響，直至中青年層才明顯浮現，可知家庭語言優勢轉換是一大因素影響。同樣的，在馬來西亞的家庭語言轉為華語優勢，一般而言比台灣更晚。同一時間，中青年層的馬來西亞福建話使用者，因為原本上一輩傳承之福建話元音間高度區別明顯，伴隨著以英文為教學語言，以馬來文為官方語言等不同語言輸入刺激，英文的舌位高度區別也對其福建話四階區辨元音有所增強輔助；因此不像台灣地區使用者，各地中青年層閩南語元音系統，都轉為和華語等同的三個舌位高度。

整體而言，馬來西亞的中青年層之所以能保有福建話七元音、八元音區別，有幾項因素交織：包含從中老年層的元音高度間區別明顯、華語不是全面優勢語言、英語和福建話同樣具有四個元音高度區別等。對比劉秀雪（2020），本研究主要呈現，同根源的閩南語、福建話，在不同區塊，因為不同語言接觸導致的優勢語言或語言趨同影響，誘發不同的元音整合。一方面也是對研究者的提醒，在多語地區的語言接觸變化，需要了解不同語言結構，完整收集老中青不同年齡層材料，以便完整解析環境語言、家庭語言、優勢語言等變化因素，可能導致的不同演變結果。

5. 結論

整合馬來西亞、台灣、福建三地的閩南語或福建話元音分布，可見區域（優勢）語言對閩南語或福建話的強加影響與趨同效應。檳城與巴生福建話的 e、o 偏高，呼應英語的元音分布，也反映馬來語的 i、u 和 e、o 變讀現象；而台灣、福建地區的閩南語 e、o 偏低，只保留三個舌位高度現象，是向優勢華語的元音分布靠攏。廈門、金門與台灣地區閩南語，在自身音位體

系調整與華語優勢影響下，中青年層的元音走向三個舌位高度的區別。o 與 ɔ 元音在系統受擠壓情況下，一方面自主產生 o 前化展唇演變，如台南、廈門，同時維持 o、ɔ 音位對比與三個舌位高度；而泉州音系，包含新竹、鹿港、金門等，在原來系統已經有央元音情況下，中老年層無法啟動 o 央化，以致中青年層受迫於華語優勢，最終透過 o、ɔ 混同合併，以呼應三個舌位高度區別的華語優勢語言凌駕。

對於閩南語音位系統受外來優勢影響與否，牽涉閩南語是否為其家庭優勢語或個人優勢語。在我們對台灣地區閩南語分年齡層討論裡，我們訪談的一般中高年齡層，音位系統都還能保留四個元音舌位高度區別；主因是華語對他們而言仍是相對弱勢語言，不是個人優勢語，因此華語元音音位系統並未對其閩南語造成系統更動影響。⁸因此，若馬來西亞福建話使用者仍將福建話作為主要家庭與生活用語，則受其他語言影響造成系統更動調整的可能性較小；不過如 Lehiste (1988) 所呈現，語言趨同不一定牽涉絕對語言優勢，區域內不同語言，在沒有造成區辨混同困擾時，語音趨同演變是多語語言使用者常採用的省力方案。

在收集檳城和巴生福建話時，因目前華校的教學語言都採用華語，家庭語言也出現向華語傾斜現象；我們也注意到年輕一輩的福建話使用率明顯衰減，華語優勢漸增。但因為英語、馬來語在馬來西亞的優勢，遠高於台灣與福建，基於區域語言元音音位系統對應，具有相輔增強效應；加上本區福建話固有元音之間的高度區別明顯，因此即便在年輕層的福建話，即便日常使用率不足，也都能維持四個元音舌位高度區別。這種現象也是反映元音區別難度與區別維持之間的相互制衡效應；從各地不同年齡層的元音分布圖，對馬來西亞福建話使用者而言，元音之間的區別明顯，區別難度低，維持區別較易。

⁸ 台灣中高年齡層不一定皆以閩南語為相對優勢，只是在我們受訪群中，觸及對象本就以較常採用閩南語交流的族群為主。應說明是中高年齡層較有機會具有以閩南語為優勢的使用者，而中青年年齡層則較少，多以華語為優勢。

引用文獻

- Deterding, D., I. A. Gardiner and N. Noorashid. 2022. *The Phonetics of Mala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lemming, Edward. 1995. *Auditory Representations in Phonology*. California: UCLA dissertation,.
- _____. 2004. Contrast and perceptual distinctiveness. In B. Hayes, R. Kirchner and D. Steriade (eds.), *Phonetically-Based Phonology*, 232-27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adefoged, Peter and Keith Johnson . 2010. *A Course in Phonetics (6th edition)*. Taipei: Crane Publishing Co.
- Lehiste, Ilse. 1988. *Lectures on Language Contact*.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Liljencrants, Johan and Björn Lindblom. 1972.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vowel quality systems: The role of perceptual contrast. *Language* 48: 839-862.
- Lindblom, Björn. 1986. Phonetic universals in vowel systems. In J. J. Ohala and J.J. Jaeger (eds.), *Experimental Phonology*, 13-44. Orlando: Academic Press.
- _____. 1990. Phonetic content in phonology. *PERILUS* 11: 101-118.
- Van Coetsem, Frans. 1988. *Loan Phonology and the Two Transfer Types in Language Contact*. Dordrecht: Foris.
- _____. 2000. *A General and Unified Theory of the Transmission Process in Language Contact*. Heidelberg: Winter.
- Winford, Donald. 2003. *An Introduction to Contact Linguistic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
- 王茂林. 2011. 〈普通話與馬來西亞華語單元音比較〉。《語言研究》31.4: 121-126。
- 周寶芯. 2019. 〈馬來西亞雪蘭莪巴生閩南語音系〉。《馬來西亞華人研究學刊》

22: 71-112。

馬來西亞華校董事聯合會總會. 2014.〈馬來西亞華文教育：195 年簡史〉。《董總 60 年特刊》：310-319。SKU: 9789831693162。

張屏生. 1996.《同安話和其相關方言的語音調查和比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博士論文。

陳淑娟. 2009.〈台灣閩南語元音系統及陰、陽入聲調的變異與變化——台灣閩南語的字表調查分析〉。《台灣語文研究》4.3: 157-178。

_____. 2010.〈臺灣閩南語新興的語音變異——台北市、彰化市及台南市元音系統與陽入原調的調查分析〉。《語言暨語言學》11.2: 425-468。

_____. 2013.〈台北社子方言的語音變異與變化〉。《語言暨語言學》14.2: 371-408。

陳曉錦. 2003.《馬來西亞的三個漢語方言》。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楊迎楹. 2013.《檳城閩南語語音研究》。北京大學碩士論文。

董忠司. 1991.〈臺北市、臺南市、鹿港、宜蘭等四個方言音系的整理與比較〉。《新竹師院學報》5: 31-64。

劉秀雪. 2015.〈金門華閩雙語人元音互動變化〉。日本中國語學會第 65 屆年會。2015 年 10 月 31 日-2015 年 11 月 1 日。東京：東京大學。

_____. 2018.〈華閩雙語人元音分布變異——以台南為例〉。《東吳中文學報》36: 181-225。

_____. 2020.〈閩南語元音演變路徑與觸發因素〉。《語言暨語言學》21.3: 408-442。

[2024年7月1日收稿；2024年9月20日修訂；2024年9月25日接受刊登]

劉秀雪

國立清華大學臺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

hsiuhsuehliu@mx.nthu.edu.tw

Characteristics of Vowel Distribution in Malaysian Hokkien Dialects

Hsiu-Hsueh LIU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vowel distribution of Malaysian Hokkien dialects through a comparison to vowels used in Taiwanese and Minnan languages. The Hokkien dialects spoken in the Malaysian cities of Klang and Penang belong to the Quanzhou accent and the Zhangzhou accent, respectively. Th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vowel distribution are that *e* and *o* are relatively high, and both *o* and *ɔ* are back rounded vowels. The only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vowels is their tongue height. Penang Zhangzhou-accented Hokkien has a seven-vowel system with a balanced distribution of *i*, *u*, *e*, *o*, *ɛ*, *ɔ*, and *a*, while Klang Hokkien has eight vowels, *i*, *i*, *u*, *e*, *ə*, *o*, *ɔ*, and *a*. The vowel systems of the two languages are different, but they both maintain a stable four-vowel tongue height, and their vowel distribution echoes the traditional Zhangquan phonology although it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present-day Taiwanese or Xiamenese. The reasons for the differences may be that areal language convergence has led to a differential evolution of Minnan languages in different regions; the dominance of Mandarin in Taiwan and Fujian has led to a three-vowel tongue height change; and the remaining four-tongue-height distinction in Malaysian Hokkien may be associated with a similar tongue-height distinction in English.

Keywords: Areal convergence, vowel distribution, Minnan language, Hokkien dialect

